

无人机成为中东军事博弈新热点

■石汉娟



军眼聚焦

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复杂的区域安全环境,使得中东各国十分重视武器装备发展。无人机凭借低成本、使用灵活、易操作等诸多优点,受到域内国家和相关武装组织高度关注,中东地区也成为全球使用无人机最多的区域之一。

军事需求攀升 各方竞相发力

中东地区各国在领土、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一直战乱不断。频繁的军事活动导致各方对无人机的需求不断攀升。

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是中东地区传统军事强国,其无人机技术处于地区领先地位。以色列是最早研制无人机的国家之一,目前已研发了170余种无人机,谱系齐全。如今,无人机已成为以色列应对周边安全问题的有效工具。伊朗虽长期处于美国封锁和制裁之下,但仍实现了无人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飞跃,相关型号涵盖远、中、近程,涉及侦察、打击、电子战等多种用途。2021年,伊朗陆军签订了采购1000架“见证者”-129重型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合同,并计划到2025年至少采购50架“雷电”隐身无人攻击机。土耳其于2004年开始实施“国产无人机系统研制计划”,先后研发出“旗手”TB-2中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安卡”-S重型察打一体无人机、“卡古”-2自杀式无人机等拳头产品。由于相关无人机在2020年的纳卡冲突中表现突出,仅2021年就有突尼斯、摩洛哥、波兰等12个国家加入到采购土耳其军用无人机的行列,还有多个国家正在进行引进谈判。

鉴于无人机具有造价低、使用和维

护简单等优势,中东“不差钱”的产油国也在大量进口无人机,使中东成为全球无人机进口国最集中的地区。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阿联酋、沙特、埃及等均为制式无人机的前十大进口国,卡塔尔、约旦、叙利亚和伊拉克也位列前二十。

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组织也装备了大量制式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在“阿巴比”-2基础上改装出“前锋”-1和“前锋”-2K两款自杀式无人机,可携带约30千克战斗部攻击目标。2022年2月,黎巴嫩真主党公开表示,已经自行生产无人机和精确制导导弹。

此外,美俄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使该区域的无人机力量猛增。2021年9月9日,美海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第五舰队组建了大量装备无人机和其他无人系统的“第59特遣部队”,以加大对伊朗等对手的威慑。

战场打击利器 应用范围广泛

通过打击关键目标达成战略效果,是无人机在作战中的重要运用方式。这一点在中东战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实施“斩首”行动,进行定点清除。“9·11”事件之后,美国就将无人机用于中东地区的“反恐行动”,多次成功清除“基地”组织头目。2019年1月10日,胡塞武装使用1架“前锋”-2K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拉赫季省安德军事基地举行的阅兵式,造成包括3名政府军少将以上军官在内的数十人死伤。2020年1月3日,美国MQ-9“死神”无人机发射导弹,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实施“斩首”攻击。

袭击高价值经济目标,实施消耗战。胡塞武装充分利用无人机低成本、飞行高度低、隐蔽性强、机动性强的特点,多次袭击沙特、阿联酋等国的炼油

厂、航空港等重要经济目标。2021年12月,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胡塞武装在过去7年对沙特进行了超过850架次的无人机袭击。2019年9月14日,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布盖格炼油厂和胡赖斯油田的重要设施并引发火灾,致使两处石油设施瘫痪,沙特原油日产量锐减。

体系作战,担纲主力。2020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春天之盾”军事行动中,土耳其军队在E-737预警机和F-16战斗机的支持和掩护下,先后出动数百架次无人机,越境对叙利亚政府军地面目标实施大规模、高强度打击。其中,“旗手”TB-2无人机担任越境攻击主力,“安卡”-S无人机引导炮兵实施远程火力打击,充分发挥了体系作战的优势。在袭击沙特阿美的行动中,胡塞武装利用长航时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的炼油厂和油田目标进行了多次侦察,针对袭击目标精心规划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航线;袭击过程中,18架无人机从多个方向对目标实施协同打击;袭击完成后,具备侦察能力的无人机还进行了目标毁伤评估。这两次行动,充分体现了无人机作战成本低、防御难的非对称效果。

博弈不断升级 恶化地区局势

随着性能向更高、更快、更隐身、更智能等方向发展,无人机在未来战场的运用范围和场景将更加丰富。在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的情况下,围绕无人机的博弈将呈现装备扩散、能力提升、运用常态化等特点,对地区局势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无人机发展更受重视。美国出于对以色列安全的考虑,一直拒绝向沙特等国家出口高技术武装无人机。2013年,阿联酋从美国购买了一批MQ-1“捕食者”无人机和相关地面系统,但美国进行了专门的改装,使之无法携带武器系

统。随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美国是否会改变其军售立场有待观察。与此同时,以无人机为主体的联合演习也在中东地区频频登场。2021年1月5日至6日,伊朗举行首次大规模无人机军事演习,联合演了远程奔袭、蜂群攻击等课目,参演无人机达数百架。美海军中央司令部今年初举行的“国际海上演习2022”中,来自10个国家的80多架无人机以及水面、水下无人系统,开展了14个场景的联合演练,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无人系统演习。

反无人机作战地位更加突出。针对不断增加的无人机空袭威胁,中东各方将反无人机作战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俄国防部2019年9月曾表示,叙利亚境内残余恐怖分子时常企图使用无人机向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发动袭击,该基地两年内使用防空火力和电子战手段共击落118架架次无人机,而俄军人员和设施未遭受损失。2019年9月,伊朗方面曾展示了多年来击落和捕获的美国无人机,包括“捕食者”“全球鹰”等,彰显了自身的反无人机能力。而战略纵深狭窄的以色列自主研发的“铁穹”系统,则实现了对国土的全覆盖,可以有效应对无人机和火箭弹这类非弹道武器的袭击。

由于技术门槛较低,无人机也成为胡塞武装等武装团体以及极端组织发动袭击的重要选项。近年来,胡塞武装相继研发出了“瓦伊德”“希哈布”“萨马德”等多款无人机。此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早在2013年就拥有使用无人机开展侦察和袭击的能力,而“基地”组织也一直在寻求掌握击落、干扰或远程捕获美国无人机的方法。如果恐怖组织在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取得较大进展,对地区安全局势将形成新的冲击。

(作者单位:空军研究院)

图①:以色列“哈比”无人机。
图②:伊朗“雷电”无人机。
图③:土耳其“安卡”-S无人机。
资料图片

叙利亚局势表面平静难掩暗流涌动,其境内分离势力、极端势力及域外势力仍将长期存在

■李瑞景 王毅

近一段时间,叙利亚国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多个阿拉伯国家也恢复了同叙利亚的对话、接触与合作。然而,种种事实表明,叙利亚要恢复全面安全稳定仍任重道远。

据媒体报道,5月11日凌晨,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遭到数枚以色列导弹袭击。这是自4月27日以军袭击大马士革郊区以来,其在半个月对叙境内目标实施的第二次精确打击。与此同时,在叙北部地区,土耳其军队在4月下旬的军事行动中打死数十名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成员。这一系列流血事件不断提醒世人,饱经战乱的叙利亚仍面临着内外交织的多重安全困境。

北部地区混战不休

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以来,美国等国对叙反对派武装的支持使战火连绵不断。当前,叙政府军控制着叙利亚中部及南部大约三分之二的国土,而北部的约三分之一则被派系林立的反对派武装所占领。其中,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控制着叙北部和东北部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土耳其及其扶植的“叙利亚国民军”则占据叙西北部。此外,以“沙姆解放组织”为代表的众多极端组织在伊德利卜省西北部割据。整体上,在域外国家的强力干预下,叙政府军与各反对派之间虽然时有小范围冲突发生,但基本控制在接触线附近,而各反对派之间则经常大打出手,充斥着吞并与被吞并、占领与被占领的乱象。

土耳其通过其扶植的武装组织影响叙局势。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期间不仅直接出兵占领叙西北部阿夫林地区,而且控制着以“叙利亚国民军”为代表的众多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冲突升级区内,土耳其通过其支持的武装组织对其他武装进行整合。此外,一直将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视为心腹大患的土耳其多次跨境动武。今年2月2日,土耳其对与“叙利亚民主军”有联系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发起代号为“冬鹰行动”的空袭打击,摧毁叙北部多处洞穴和弹药库,而后的反击则造成多名无辜平民和一名土耳其士兵死亡。

美国以“反恐”为名搅乱叙局势。一直谋求建立独立国家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虽在叙内战期间曾与政府军联手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反对派武装,但是在美国的影响下,其更想谋求长期割据。今年1月下旬,美军和“叙利亚民主军”以追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为由,对叙东北部哈塞克省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和基础设施瘫痪,成千上万名民众被迫逃往叙政府军控制区。叙政府公开痛批这一行径,称其所作所为已构成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

“伊斯兰国”阴魂不散

叙利亚内战期间,“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与一些叙反对派武装联手,组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随后不断在叙伊两国攻城略地。2019年3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丢失了在叙利亚的最后一个据点巴古兹镇,但其大量富有作战经验的残余分子转入“地下”,继续从事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被称为国际社会的“毒瘤”,其像癌细胞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只要存在合适的土壤就能滋生蔓延。饱经战乱的叙中北部地区,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部分逊尼派阿拉伯人对现状十分不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则借机煽风点火、招兵买马,伺机发动恐袭。据联合国有关数据,叙利亚与伊拉克仍活跃着超过1万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利用有利地形和天气,不断袭击叙政府军和当地民众。今年3月6日,其以沙漠地带的沙尘天气为掩护,对叙政府军一辆军用巴士发动袭击,造成13名叙利亚军人死亡、18人受伤。据统计,2019年以来,“伊斯兰国”残余分子针对叙政府军的袭击,已造成超过1600名军人死亡。据美国国防情报局评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内部凝聚力”没有明显变化。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以及伊核协议恢复履约谈判,加剧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忧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5月13日表示,欧盟协调员莫拉日日前对伊朗的访问成果好于预期,伊核谈判已经重新启动。伊朗副外长兼伊朗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5月15日表示,伊朗将全力以赴通过外交努力“最大限度”取消美国的制裁。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看来,一旦西方国家取消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并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将更加强大。因此,以色列极有可能对伊朗的军事目标甚至相关核设施进行打击。这也将使中东局势的走向充满更多不确定性。

总之,中东地区局势表面的缓和,更多只是利益驱使下的抱团行为。只有博弈各方彻底放弃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政治对抗,才能为中东地区构筑长久和平的根基,但这一过程注定艰难且漫长。

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恐怖主义阴云仍将笼罩叙利亚。

全面和平遥遥无期

随着叙国内形势的明朗,以及叙政府与沙特等国关系的缓和,叙利亚或将重新被阿拉伯世界接受。2021年5月,叙利亚顺利举行内战爆发以来的第二次总统大选,巴沙尔·阿萨德毫无悬念地再次以高票赢得选举。更重要的是,叙政府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有利的变化。沙特代表团已经与阿萨德政府就恢复两国中断多年的外交关系进行协商。今年3月18日,阿萨德还对阿联酋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其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时隔11年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

然而,叙境内分离势力、极端势力及域外势力仍将长期存在。叙政府想要“打扫干净屋子”仍任重道远。叙利亚目前表面的平静难掩暗流的涌动,特别是在国际局势面临重大变化的当下,阿萨德政府想实现全面和平绝非易事。一方面,全面政治和解决方案尚不存在。“叙利亚国民军”和“叙利亚民主军”两大势力分别被其他国家控制,短期内几乎不可能与叙政府实现政治和解,而对于沾满叙利亚军民鲜血的极端组织,叙政府也不愿与之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武力统一的能力和条件均不具备。战乱之后的叙利亚国力虚弱,尤其是军事力量损失巨大,面对割据多方的众多反对派势力,阿萨德政府明显是有心无力。

下图:4月18日,人们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二手服装市场选购服装。近年来,在战乱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下,叙利亚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由于民众购买力有限,二手服装受到消费者青睐。新华社发



中东局势:脆弱缓和 暗藏隐忧

■王毅 李瑞景

军眼观察

2022年以来,中东地区各种高层互访和首脑峰会十分频繁,不仅土耳其、以色列和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双边互动活跃,不同国家之间的多边外交也屡见不鲜。如埃及、阿曼、阿联酋领导人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三方会议,约旦、埃及、阿联酋、伊拉克四方参加的亚喀巴峰会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不断走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抗衡伊朗的共同需求。这种情况下,阿以关系的缓和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稳定,反而可能使中东局势愈加复杂化和脆弱。

面对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加速抱团,伊朗不可能视而不见,必然运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展开多手反击,从而加剧中东地区的对抗。

伊朗近年来打通了“什叶派之弧”,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及叙利亚等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特别是在俄罗斯大幅从叙利亚抽兵投入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亲访德黑兰寻求安全援助,足以证明伊朗在该地区的实力。国际油价的飙升,使伊朗的能源收入大为改观。新一代弹道导弹“海巴尔”“舍坎”等装备也使伊朗军事实力大为增强。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朗参与地区博弈的筹码将越来越多。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缓和,是以巴勒斯坦问题严重边缘化为前提和代价的,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将逐渐显现出来。

一方面,巴勒斯坦问题仍具有强大的惯性,处于弱势且感到被背叛和抛弃的巴勒斯坦,对阿以关系的改善将更为敏感,更倾向于通过升级矛盾来吸引外

界的关注。这也是巴以局势今年持续紧张、且呈爆发大规模冲突之势的重要原因。新一轮巴以紧张局势已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半岛电视台美籍巴勒斯坦裔女记者阿克利赫。以方的强硬手段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与以色列关系缓和的巴林、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也被迫卷入其中。

另一方面,巴以问题造成的阿拉伯国家“道义困局”,也成为伊朗对其进行反制的抓手。传统上,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支持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不可动摇的根本立场,甚至是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石。如今,部分阿拉伯国家在这一立场上的倒退,使原本团结的阿拉伯世界被“逐个击破”,但这种政治妥协与原有的宗教情感的错位将会给地区形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并非阿拉伯国家的伊朗坚定支持巴勒斯坦,借由全球穆斯林在巴以问题上的民意支持,不断冲击阿联酋等与以色列缓和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根基。